

中学生文学创作丛书

中学生小说选评

《中学生文学》编辑部 编
《中学生》杂志社



作家出版社

中学生文学创作丛书

中学生小说选评

《中学生文学》编辑部 《中学生》杂志社 编

作家出版社

中学生小说选评 《中学生文学》编辑部 编
《中学生》杂志社 编

作家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山西临汾八五七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6.32印张 136,000字
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 1986年12月山西第一次印刷
印数 0001—20,000册

书号: 10248·0116 定价: 0.98元

小鳳清於老鳳聲，迨之風雨代。
不同；年逢八十双拱平：封華、
別壇：挽了翁。

黃軍



六六六
日

序

萧 军

小凤清于老风声，迢迢风雨“代”不同；
年逢八十双拱手，封笔别“坛”号“了翁”。

两年前，在北京为我举行的一次“从文五十年庆祝大会”上，我已经公开向新、老同志和朋友们宣布封笔，做一个名实相符的退伍老兵。

但是为了中学生，又不得不开了一次“戒律”。

我虽然向编辑同志求情，但结果仍然给留下了五篇稿子，这可能是编辑同志看我年近八旬的面上，才肯于网开一面。

情面难却，我只好把它们读了一遍，篇名是：

《车儿，缓缓地行》

《娃娃亲》

《霞光，消失在山那边》

《男子汉》

《一个学生的日记》

这五篇文章后面分别有肖复兴、苏叔阳、毛志成、柯岩等同志的很认真的评语，我也一并读了一遍。

从总的印象来说，无论是文章本身还是评语，都是实事

求是的，质朴而健康，没有哗众取宠或故作姿态的毛病和倾向。例如：

《车儿，缓缓地行》，显示了两代人的“代沟”自然形成的原因。

《娃娃亲》，这种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陋习，在我国偏远地方可能还存在着，这需要进行教育、启发和韧性的斗争。

《霞光，消失在山那边》，提出了对“自我牺牲”采取什么标准的问题。

《男子汉》，说明不能以貌取人，应该认识人的精神本质。

《一个学生的日记》，使读者看到“物质”是基础，从它的改变可以看出“人的改变”，“仓廩足，而后知礼仪”这是我国现实的反映。

另外，每位作者都能够客观地看待文章中的“我”的存在——这是可贵的倾向。

我们这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，从各方面“由量提质”，它的前途是广阔而无穷的。对于世界改进的担子也是广阔而无穷的。

看全面，看本质，看发展，看比较——我们的一切也全是广阔而无穷的。

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一日

目 录

序.....	萧 军 (1)
鹅黄的窗纱.....	北京 韩晓征 (1)
贵在准确 好在出神.....	刘绍棠 (4)
病中琐记.....	山西 于郭医 (7)
足与不足.....	从维熙 (22)
霞光, 消失在山那边.....	福建 林世恩 (25)
思索与徬徨.....	苏叔阳 (40)
一个学生的日记.....	山东 姚克东 (43)
大有希望.....	柯 岩 (54)
负债的胜利者.....	北京 吴小中 (57)
亦简亦繁的艺术辩证法.....	鲍 昌 (61)
雪野.....	安徽 韩红敏 (64)
中西结合 恰到好处.....	刘绍棠 (76)
柳眉儿落了.....	上海 龙新华 (79)
独特的感受, 精巧的构思.....	庄之明 (86)
男子汉.....	河北 雪 梅 (89)
从童话 (神话) 世界中走出来.....	毛志成 (93)
车儿, 缓缓地行.....	上海 龙新华 (95)
爱的距离.....	肖复兴 (99)

抛起的硬币.....	江苏 段 波(102)
一颗抛起的心.....	苏叔阳(106)
京城少年书贩.....	北京 张东钢(108)
自然、从容、真实.....	郑 义(124)
第一百零一种友谊.....	浙江 徐月君(127)
含蓄——艺术的姊妹.....	毛志成(134)
娃娃亲.....	山东 于恩仁(137)
“苦苦地思索”.....	肖复兴(144)
穿上你的牛仔褲.....	上海 陈雪琳(146)
跳过两道“龙门”.....	毛志成(151)
心扉.....	辽宁 马士君(154)
文章结构上“狮子滚球法”一例.....	鲍 昌(160)
忧愁的维纳斯.....	湖南 周若辉(163)
商榷·肯定·希望.....	毛志成(174)
那些日子呀.....	河北 张 猛(177)
这篇小说呀.....	韩石山(197)

鹅黄的窗纱

北京市二中高一 韩晓征

我转学时间不长，已经感到压力了。这里的同学都很注重成绩：学得好的受人尊敬，相反，就抬不起头来。这也难怪——重点学校，当然注重学习了。我很努力，加上基础好，期中语文考试，拿了98分，名列全班第二。可数学成绩却比较差。我很着急。

眼看着快要期末考试了。班主任老师让我请同桌、班上数学最棒的同学帮助我复习。她的语文不怎么好，我们俩正可以互相帮助。我跟同学们还不太熟，可对她印象挺深。她白白净净的，很文雅。她有个习惯——爱笑，笑得厉害了，就要流泪，尤其是听我说笑话的时候。

放了学，我马上把老师的意思告诉她。她听了，微微一笑，低头想了想：

“行啊，不过，这两天我的事挺多……”

“那，怎么办呢？要复习也就在这两天了。”我不想让她为难。听说她考试前总要列一个详尽的复习提纲，我就说：

“这样吧，先借给我你整理的复习提纲吧，我明天就还你。”本来我还想说，把我整理的语文复习要点给她，可我觉得，等会儿突然拿给她，会更让她高兴。

“行啊，”她说，又一笑，“可我把提纲放在家里了。你看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我跟你取一趟吧。”

“我家可远呢！”

“不怕，我有月票。”

“那……好吧。”

我们上车了。大概是两个人就伴儿的缘故吧，说说笑笑的就到了。估计不过是五六站的路。

这里是一片新建的住宅区，一栋栋高大的楼房挺立着，真神气。我忍不住问：“你家在哪栋楼？”

她朝前边示意了一下，我顺着看过去，有好几栋楼呢！“到底是哪个呀？”

“嗯，从这儿数，第四栋。”那是一栋六层大楼，楼身略带粉红色，“真好看。你住几层？”

她又微微一笑：“你猜猜？”

“一层？……二层？……嗯，四层？……怎么还不对呀？”

“六层。”她说。

“那，是哪扇窗子？”我望着六层上的那些窗户，“是那扇摆着花的吗？”她笑着摇摇头。“是那扇开着玻璃窗的吗？”她还是摇头。“哦，我知道了，是那扇挂着黄色窗纱的吧！”她含笑默认了。

我高兴地说：“多漂亮的黄颜色呀！是你自己挑的吧？”

“嗯，不过，那种颜色叫鹅黄，是黄颜色里很淡雅的一种。”

哦，原来一种颜色还分好多样儿哪。看看那窗纱，又看着她，我不禁拉着她的手，上楼——倒象我是主人了。

我们说笑着上了六楼，到了左边的门前，她停下了，打开书包找什么东西。

我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她又翻了翻书包后面的夹层，终于抬起头来，苦笑着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我忘带钥匙了。”

我真有点失望，要走；可一想她得等家里人下班回来才能进去，一定很寂寞，就想陪她一会儿。她半急半笑着让我走，我不肯。

我忽然想起个笑话来，就讲给她听：四个旅客赶了很长的路，好不容易回到旅馆，可电梯又坏了。不得不一层一层地爬。他们住在第四十层。为了减轻疲劳，规定每人讲一个故事。等轮到最后一个人讲了，他们也上到了第四十层。大家就要这个人讲一个最简短而又最悲伤的故事。那人把眼一瞪说：“我把咱们的房门钥匙落在楼下的汽车里了。”

她听了，捂着嘴咯咯地笑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就流眼泪了。她赶快从兜儿里掏出手绢儿——“当啷”，一个发亮的东西蹦出来，掉在地上。天色暗了，那个东西却更刺眼。她愣着，刚才那一丝笑纹还僵在嘴角上。

愣了好久，我俯下身去，捏起那枚发亮的东西，放进她有些颤抖的手上。她开了门，刚跨进去，“咔”，猛地把门撞上……我呆呆地站着。

一会儿，我好象记起了什么，从书回里掏出我的《期末语文复习要点》，从门缝里塞了进去。

我一层一层地往下跑。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只觉得楼梯一

层一层地旋转着。

冲出楼门，我顺着来路拼命地跑起来。很远了，也累了，我喘着气，忍不住回过头——

她家的窗子也变得很小了，可我还能隐隐约约地看到那鹅黄色的窗纱旁边，一个女孩子苍白的面孔，一张也许收起了笑容的面孔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。泪水一下子涌出来。

这眼泪，只是为我自己流的么？

（选自《儿童文学》1985年第2期）

贵在准确 好在出神

——评《鹅黄的窗纱》

刘绍棠

一个三十八年前的老中学生，对于当代中学生活，了解得很少；评论反映当代中学生活的小说，困难很多。

《鹅黄的窗纱》的作者韩晓征，是北京二中的高中学生。三十八年前，我考入北京二中读书，并且在三十七年前从北京二中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。北京二中是我的母校，我现在还是北京二中校友会的会长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由于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我对于三十八年后的母校和母校的同学，还是感到非常陌生，茫然无知。

除了校址没有变动，其它一切都改变了。教过我的老师，一位也不见了；我住过的宿舍和上课的教室，一间也没有了；昔日的老同学，当然更是一个也找不到了。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；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

处来？”我应邀重返母校和今天的同学们见面，大有贺知章回乡之感。

北京二中的校风，勤学而朴实，是首都高水平的中学之一，尤以文科见长；这几年的首都高考，北京二中毕业生在文科成绩中“三连冠”。韩晓征的这篇小说，不仅表现出她个人的写作能力，也展示了这个“三连冠”中学的文科水平。

我认为这篇小说的最大优点，是运用语言、驾驭文字的基本功扎实。

基本功扎实表现在状物抒情的描写准确贴切，因而全篇简洁精练。

小说所着力刻画的“她”，一个天真有“邪”的女孩子，从音容笑貌到心理活动，都准确地抓住了特点，而对于每个特点的描写又绝不繁琐、含糊、卖弄。描写“她”的天真，是“爱笑，笑得厉害了，就要流泪，尤其是听我说笑话的时候”。见声见人，跃然纸上。对于天真中有“邪”的心理活动的描写，虽然步步深入，却不啰嗦絮叨，也不剑拔弩张。不求笔下能生花，轻描淡写最出神：“放了学，我马上把老师的意思告诉她。她听了，微微一笑，低头想了想：‘行呵！不过，这两天我的事挺多……’”这个“微微一笑”的笑，笑得勉强，笑得虚假。“低头想了想”便进入了弄虚作假的表演。“行呵”似乎答应得很痛快；“不过……”便是婉言推辞。“我”不识相，要借“她”的“详尽的复习提纲”。她又一个“行呵”，而且“又一笑”，回答的却是“可我把提纲放在家里了”。虚假已经作弄得上升为虚伪了。“我”仍不醒悟，偏要跟“她”取一趣，连“我家很远呢”也“不怕”，她只得“那……好吧。”这个“那……好

吧”又是进一步弄虚作假的转折，也就是她要转入欺骗性的行动了。“五六站的路”已经揭破“我家很远呢”是谎话，傻呼呼的“我”却只管“说说笑笑”，自己把自己蒙在鼓里。问楼、认楼、上楼三折，作者对于“她”的神态和动作的描写，真是无处不见妙笔。“我不禁拉着她的手上楼”，更令人拍案叫绝。这几段文字，以“我”的憨实，映衬出“她”的矫饰，也“逼”得“她”为最后实行欺骗在内心展开紧张的准备活动。登上六楼，来到门前，“她”假戏真做了一番，才“抬起头来，苦笑着说：‘真对不起，我忘带钥匙了’。”经过了层层铺垫，欺骗虽是意料之中，骗局的画龙点睛却是出人意外，令人惊奇。“我”虽“失望”，心肠极好，怕“她”“寂寞”，硬要“陪她一会儿”；“她”半急半笑着让我走，“我”也仍要舍命陪君子。为排遣寂寞中的无聊而讲个笑话给她听，无意之中引发了“她”的天真的回归，笑出了眼泪，情不自禁掏出手绢儿，“当啷”一声钥匙落地，真相毕露，太煞风景。“我”因被欺骗而痛苦万状，“她”因欺骗人而受到自我惩罚。留给读者的是酸涩而深长的沉思。

《鹅黄的窗纱》的写作手法，整个儿是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，我们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的影响无处不在。全篇毫无心理活动的解说，但是却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和动作中的精细描写，揭示了人物的最隐秘的心理活动，并且给读者提供了深广的思考和遐想。

我喜爱这篇小说，而这小说的作者又是我的母校的学生，也就难免偏爱了。

病中琐记

山西晋东南地区卫校学生 于郭医

我的病好了。许多人猜测说这是城隍老爷显了灵。不是的，我心里清楚……

我的病好了。现在，我把病中日记的某些片断摘录下来。愿大家能理解我的心；愿天下的父母不要再逼着儿女走我一样的路；愿社会的宠儿们不要再仗着荣誉去伤害别人；愿所有命运跟我相似的青年，生活之勇常在，希望之光永存！

一

高考落选了。象做了亏心事，欠了血债，难以再活了。父亲脸色铁青，永是没有好气色；母亲永是唉叹，只管刺杀我的心；小妹也永是嘟着脸——真使我羞愧欲绝！

家里是如此难堪，门外更去不得。世人那讥诮的眼神和冷刺刺的话头，象特意准备着为我的。终日躲在小屋里，思索、追恨、流泪、忏悔……

——却实在没有什么可追恨和可忏悔的，我已经尽了所有的力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天哪，我怎么这样苦！

二

听得出，母亲的哀叹中，夹着怨恨。

母亲是最疼我的，竟也有怨恨，可想别人……

邻院的王正国是我同学。我们三次一起参加高考。今年，他考中了。家长自豪，父亲夸耀，乡邻称赞，朋友庆贺，笑语不绝，门庭若市；我呢？一墙之隔，天渊之别。父亲沮丧，母亲叹息，朋友默然，亲戚远避，冷冷清清，门可罗雀……

唉！

三

……

把酒猜拳的吆喝声，时时从墙头传来。真使人受不了。就象刑场上刽子手们阴险的笑喊，我却正是躺在那狗头铡下的死囚。

……

四

沉闷的小屋里，我正在伤愁，远远传来了小妹的兴奋的呼喊。我夺门而出。小妹正远远地跑来，手中挥舞着我的录取通知，边跑边喊：“哥——哥——！你的——通——知！”

我的兴奋的血液一下子冲进了头颅；迎着小妹跑去，把她举过头顶，狂喜地旋了几圈。母亲来了，乡邻来了，大家都拢来，为我高兴，向我庆贺。后来，我被他们簇拥着，往家里走，却好象走在云端，村庄、田野、河流、荒原……全在深远的脚下，一幕幕地向后退；……似乎有一块乌云，恶狠狠地向我们扑来，把我们脚下的云儿撞得粉碎。我身边的许多人栽了下去。天空里回荡着一声声绝望的惨叫。

我也栽了下去。我感觉出，我正在迅猛地往下沉。……沉着沉着，身子就不知沉到哪儿去了；剩下一颗脑袋，还是往下沉。我深怕沉到底，把脑袋摔碎，极力不想下沉；于是，稳住了一些。看清了地上的田野、村庄、房屋、院落……我歇了一口气，心想，总算沉到底了，不料在我的正下方，突然张开了一个黑森森的大地洞。我的脑袋就顺着这地洞往下滚。洞里没有空气，我觉得我就要被闷死在这洞里了。

我快要死了。

死了。

真的死了。

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谁想竟要死了。我不甘心，拚命地喊叫起来，“我——要——活——！！！”

于是，我慢慢地活了。

活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沉到了底。这是另一个世界。绿草如茵，春意盎然，美得象草原。我的脑袋就象西瓜一样滚在这青绒似的草地上。周围陆续围来许多人。我的眼、耳朵和嘴巴还都好。一个粗壮的男人走过来，戒备地问：“喂！你从哪儿来？”

“上面的一层。”我说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大学生。”

“身份证？”

我猛然记起通知还抓在手里，而手却不知甩到哪儿去了。我目瞪口呆。

“哈哈！”他狂笑起来，面目狰狞，“原来是个鬼！”他恶狠狠地大声说：“乡亲们！对鬼是不能手软的。来，我们